

征兵体检

1976年，一纸大红色的《入伍通知书》，把我从一个农家子弟变成了一名人民解放军战士。从此，我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。这个转折就从征兵体检开始。

1974年底，我从社办高中毕业后，先是在生产队当会计兼记工员，后来，补缺到邻村一个初中担任民办教师。1975年11月底的一天上午，作为初中（七年级）毕业班语文教师的我，手拿语文毕业试卷，正要向教室走去，突然被我村的民兵干部叫住：“艾立起，今天公社征兵目测（即初级体检），你去不去？其实去不去都

一样，你家是中农，全公社也摊不上一个中农指标，估计你去了也没啥希望。”可我却喜出望外，说道：“去。当然去。”于是，我把考试的事托付给校长，直奔公社卫生院参加目测体检。

体检站是由公社卫生院的一间诊室临时改建的，在炉火的调控下，室内温度宜人。来自全公社17个大队的应征青年在这里依次候检。轮到我了，填写登记表，公社卫生院的医生对我进行了视力、血压、身高、体重等简单检测后，对公社武装部的负责同志说了一声：“通过。”

我穿戴整齐，正要起身回家时，却被一位接兵干部叫住了（后来，才知道他是谢排长）。接兵干部问这问那，并许诺：“我看过你的登记表了，只要你身体没啥大问题，我就带你走。”

“可我的情况您还没全面了解呢！”丑话说在前头，襟怀坦白，是我的一贯做法。在体检站，我毫无保留地向接兵干部暴露我的“劣势”：“我有虫牙（龋齿）。”接兵干部说：“这又不传染，不影响当兵。”“我是板儿脚（扁平足）。”我接着抖落。“不碍事。咱们是炮兵，出门坐汽车。”“我家是

中农。”“今年我们部队可以接一个中农出身的，你还是有希望的。”

我对接兵干部全面“交底”并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心里感到无比踏实，一身轻松的我高兴地返回学校。后来，我又顺利通过了复检、政审等环节。最后，民兵连长告诉我：“等通知。”

转眼到了1976年1月13日，入伍通知书正式下发。这标志着今后我就是解放军这个大学校里光荣的一员了！

那次征兵体检，是我人生路上的重要拐点。

艾立起/文

排队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居民们买粮、购煤什么的，都得耐着性子去排很长的队才行。这种排队的体验，至今让人们难以忘怀。

想起排队买煤的日子，那场面还真挺壮观。人们早早来到煤店，人挤着人，肩挨着肩，犹如一堵弯弯曲曲的围墙，一直延伸到煤店大门外很远的地方。到了冬季，居民们用煤量增大，但每月的供应数量是有限的，而且过期就作废。本来就不够烧，谁肯让煤票作废呢，宁肯冻上几个小时排长队，也得把煤买回

家。遇上下雪天，人们披着厚厚的雪花排成长龙，成为雪天里的一道风景。当时我就想，生活在煤矿里的人们该是多么幸福啊！

除了买煤要排队，购粮、买菜排的长队并不逊色于买煤的队。有一年，春节供应豆腐，天不亮母亲就把我喊起来，赶到菜市场我就傻了眼，等着买豆腐的人早已排成了黑压压的长蛇阵。大冷的天，冻得人打哆嗦，我只好边跺脚，边往手上哈气，咬着牙等。从上午等到下午，终于买到了豆腐，那高兴劲就甭提了。我

骄傲地挺着胸，高高举着豆腐从队前走过，吸引了许多羡慕的目光。

那时，家里人口多是好事。全家人齐上阵，买年货自然就快。家里人口少的，只能买了这样，再去排队买那样，不排上一个星期的队，就别想把东西买齐。

等年货买的差不多了，才想起过年还得洗澡、理发。那时的理发店和澡堂少得可怜，年前人又特别多，要想清清爽爽地过个年，还得排队。少则两三个小时能挨到号，有时等五六个小时还不沾边。

直到上世纪90年代，各类票据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，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，居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城市里超市和农贸市场鳞次栉比，购物方便极了。排队购物，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了。

汪永年/文

编辑提醒：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、可信，来稿请注明事件发生的时间、地点等要素。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至：zlr393@sina.com

图说往事



穿军装拍照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最时尚的服装就是军装。那时，不管男女老少，都以拥有军装为荣。

我在县二中读初三那年，也特别想有一套军装。恰好，大伯家的堂姐夫刚从部队转业，我心想，向他要件旧军装肯定不成问题。我去找大伯，求他帮我说话。堂姐夫二话没说，就把一套八成新的军装送给了我。回到家，我穿上军装，发现又肥又大。母亲见状，二话没说，立即用缝纫机改起来。第二天早上我一睁眼，看见军装已经改好了。我赶紧穿上，对着镜子仔细看。改过的军装太合身了。母亲看着我，满脸挂着笑容。

后来，凡是遇到重要场合，如演讲比赛、文艺汇演、体育运动会、校庆等，我都是穿着这套军装参加。

1973年10月，我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组织。班里9名团员到县人民照相馆去拍合影，我就是穿这套军装拍照的。上图前排右一为本文作者。

李占忠/文并供图

自行车贺婚队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青年人婚礼俭办是时代潮流。一对新人胸佩红花，各骑一辆“永久”牌自行车，车把挂着朋友送的暖瓶和脸盆，几十名好友骑车行进在其后，格外引人注目。

当年，我是一家企业的车间工会主席，婚礼大多由我策划和主持。本车间的男青年结婚确定日期后，青年们骑车前去捧场。大伙儿在指定地点汇集后，我一声令下，迎亲“车”队出发。在娶亲的路途中，我选派一对未婚男女并行骑车开道，一对新人居中，随后多辆自行车“保驾护航”，一路欢歌笑语，好不热闹。

车间的女青年出嫁，在婆家迎亲“车”队未到之前，我已组织娘家“车”

队整装待发。两支队伍汇集后，浩浩荡荡地在路上骑行。那个年代，机动车少，不妨碍交通，也不会发生事故。

我主持婚礼庄重简化，宣读结婚证书，一对新人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行礼，向双方家长行礼，夫妻行礼，与会者即兴感言，时间不长，婚礼结束。

此时，有的未婚男女迟迟不走，寻机向新娘和新郎探听在短暂骑行中有好感的他或她的情况。一名纺织厂的女青年，开朗大方，直接找到我们车间英俊潇洒的肖明，称自行车坏了，请他修车。自行车修好后，女方说：“下次再有毛病，还请你修。”肖明心领神会，告知联系方式，一来二去，这对年轻人一年后喜结良缘。孙连杰/文

一次家庭会议

1952年，我小学毕业后考上了初中，要到远在20多公里外的锦州市读书，这在我们那个小村里，是从未有过的事。

离开学的日子不远了，在哥哥的建议下，全家特意为了我的穿衣问题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。已经十几岁的我，无论春夏秋冬，穿的都是母亲用家织布做的衣服。哥哥是小学教员，常到市里开会，见过世面，看我这样土里土气地进城上学，便向父亲提了几次，但父亲都没有答应。

会上，哥哥陈述了为我添置一套新衣的理由，他的话得到了母亲、嫂子、姐姐们的支持，在全家人的共同努力下，父亲终于答应为我做一套新衣，但要买最便宜的布料，还要自行剪裁

加工。这可难住了母亲、嫂子和姐姐们。她们几天几夜地点灯熬油，总算赶在开学前，为我做好了一套新式制服，让我能风风光光地去上学。

这是我有生以来穿的第一套洋布衣服，由于布料不好，极不耐穿，一个学期未下来，就已经补了几块补丁。

韩长锦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：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，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：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
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我们的价值观

勤 善 和 谐

人民日报社 中国网络电视台